

红月亮文丛

主编 华炜

赤 橙 黄 绿

耿一东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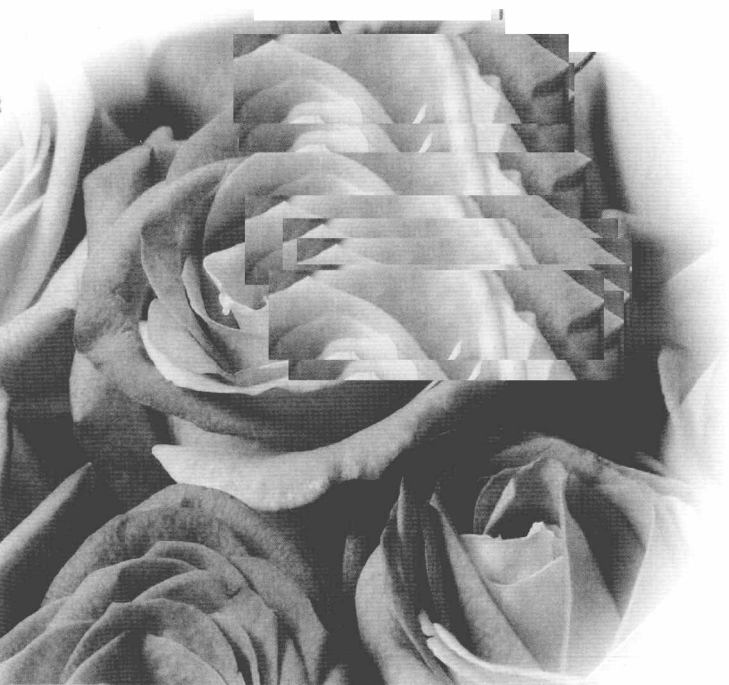
三联书店

红月亮文丛

主编 华炜

赤 橙 黄 绿

耿一东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赤橙黄绿 / 耿一东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0. 7
(红月亮文丛 / 华炜主编)
ISBN 978 - 7 - 5426 - 3289 - 0

I. ①赤… II. ①耿… III. ①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23940 号

红月亮文丛

主 编 / 华 炜
著 者 / 耿一东

责任编辑 / 姚望星
装帧设计 / 王 思
监 制 / 任中伟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800 千字

印 张 / 28.75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26 - 3289 - 0 / I · 477

定 价 / 98.00 元(全 3 册)

目 录

第一章

那年冬日里的梦游

1

章坪像是死人般的悄没声息地躺在床上,本来白天就很少见着阳光的屋内黑黢黢的像泼上了一层厚厚的墨,没了女儿病猫样的哭声,这屋子静得有些儿疹人,倘若不是四周的黑里隐隐散发出的孩子尿片的臊味,就连章坪自己也会怀疑这屋子是否像墓穴般的没半点儿脉息

第二章

飞雪套狼屯

57

白毛子风又横扫了过来,大寒马上侧开身给风让道。大寒当然晓得,这刀片似的风是从老林子方向吹过来的。沿着老林子再朝北,不会太远,便是高鼻头、蓝眼睛人居住的地方了。这能让石头开裂,树干分身的风,就是从那儿掀起的

第三章

像纸片一样轻飘

79

老夏正欲敲门,就见穿着睡衣的女子不满地拉开了门,你们到底还有没有完啊,再这样我可要报警了!沈濮见状,马上笑吟吟地给她出示了警官证,真不好意思,影响你休息了,我们正在调查一起凶杀案件,想请你配合一下我们的调查

第四章

芦花灼灼

96

范红倘佯在金色的阳光里,昨天里的烦恼顷刻间在眼前宁静的中美中挥之一空。她使劲地排泄着老铁给予她的浊气,整个身心也不觉轻盈了起来。迎着腥涩的海风,一身素白的范红甚至无意间张开了双臂,那姿态很能让人联想起《泰坦尼克号》里那个在爱里陶醉的女主人公

第五章

一声叹息

116

拾荒的于四终究还是没拗过钱的诱惑，他长裤一褪，留了条短裤衩，扑哧跳进了没过大腿的新阳河里。阳光虽说正放着毛茸茸、暖煦煦的光，有些砭骨的春水还是让于四禁不住打上几个响亮亮的喷嚏

第六章

被雨打湿的欲望

131

希琳是晕眩了，可她哪里知道，这时候，离公司不远处的富春江路上一居室内，正在上演着另外一出的晕眩。不过，此晕眩绝不同于希琳一样的晕眩，居室内向外四溢着的是愤怒，绝望，还有更多的无奈

第七章

盘旋都市上空的候鸟

149

徐大印抱着臂缩着脖，蜷在凉亭内。他的记忆里，如此猛烈的雷暴雨天像是还没逢过。又一道闪电，这回，徐大印还没等到捂上耳朵，那雷就腿跟腿地炸开了。徐大印身子本能地一哆嗦，腰间的手机就像是壮胆似的响了起来

第八章

目标锁定

165

半夜里从浦口那边突然间涌过来的寒潮，使生意一向做得很是遂心的鱼老板有了种从未觉出的冷彻。望着办公室里那只正张着大口冲他傻笑的铁皮柜，这时候的鱼老板，就像是刚被人从冰窟里捞出来一样，倘若不是硬邦邦的身子杵着，整个人恐怕早瘫软在冷嗖嗖的地板上

第九章 血溅丁香舍

184

秋云用马沁留给她的套间外门钥匙熟练地打开门，旋即就觉出像是被人狠命地掐住了颈脖子。秋云颈一窝，眼一瞪，手上的生煎像逃也似的扑扑地在木头地板上乱窜。半晌，秋云才提上来一口气，她眼一闭，尖嗓门一敞，杀人啦

第十章 地不纳垢

205

这时候，就见一辆红色出租车风风火火地开进了刑侦办公楼前，车门刚被推开，车内呼地钻出了一只汗涔涔的秃脑袋。秃顶男人后腿还没离开后座，嘴里便开始嚷嚷开了，警察同志快救救我啊，我要报案

第十一章 天衣有缝

224

走出大殿，程绪团抬头望天，喟然长叹道，叩拜下佛祖，无非也就是寻求一点心灵的慰藉啊。难道说佛祖对作孽的人也网开一面。一个陌生的声音突然间冲击了下耳鼓。程绪团禁不住打了个寒战。他缓缓掉转过头，这下他什么都明白了

第十二章 死亡证据

248

西天满是残阳，满眼吸入的残红，很自然地又将我引入了那个血腥的现场。这一刻，我完全清醒了过来。我对自己说，田龙啊田龙，你现在不光是个不名一文的穷光蛋，而且还是一个地道的杀人魔王，你还是多想想作下的恶，多想想余下的不多的光阴吧

第十三章 子夜幽魂

265

调皮的雨丝路灯上宛若婚庆场面上散发着喜气的金丝带，梅婷自顾地笑了。笑过之后，摸了摸脸，羞脸滚烫着哩。梅婷下意识地朝身边看看，多亏了准新郎瑶今天忙婚事不在身边，否则被他瞧准了心思，不羞死才怪哩

第十四章 与盗车有关

280

莫闲惊呆了，她没想到平日里焉不拉叽的男人竟敢朝她动粗。半晌，她从地板上爬起来，随手拭了拭嘴角边流出的血，冷眼对着脸还憋得通红的男人，不甘道，你打啊，你再充充硬汉，那车就长着腿跑回来了。男人低头看了看还有些麻木的左手掌，摔门走了出去

第十五章 林海决战

298

他欲作最后的挣扎，就见刀疤双脚一拔，身体腾空跃起，单腿似矛直刺冯铿心窝。冯铿一闪身，稳住身形，一脚借力向已失去了重心的刀疤踹去。就听轰地一声，刀疤的身子重重砸在三米远的一棵桦树上，那桦树上的叶子便跟着雪花似的满满地落了一地

那年冬日里的梦游

秋月哭得撕心裂肺的那个黑夜，章坪梦见自己杀人了。

这是发生在一九八六年隆冬一个黑夜里的事。

章坪举着那把豁了口的菜刀，提着口气，就向着那个影子冲去。

菜刀的豁口放着凶光，那凶光亮得有些晃眼。章坪记得，这豁口是上午自己剁肉骨头时给整上去的。当时，结婚还不到一年的妻子秋月，婆掌的眼在天井里也放着晃眼的光，秋月说，你还是想想办法出去弄点儿钱回来吧，你看这孩子饿得连哭的力气都没啦。章坪朝秋月苦笑笑，我知道苦了你和孩子啦，我听人说，这肉骨头拌些黄豆熬汤准出奶哩，你就再坚持几天吧。秋月没放声，她抹了把没禁住的泪回屋里去了。不一会儿，又黑又潮湿的屋里便传出了孩子病猫似的哭声，再一听，那病猫似的哭声里还夹杂一两声成人的抽泣，章坪知道，那份是妻子秋月给他的。章坪听着听着，刚开始有些安静的心又开始躁动起来，浑身就像点着了火苗子在乱蹿，剁骨头的手不觉中就加大了力气。章坪觉出了

刀柄把虎腕一震，停下动作，就看到菜刀豁开了口在手里调皮地放着光。章坪愤愤地将菜刀撇向了天井的墙根下，气鼓鼓地站起身，发泄道，这都过的啥鸟日子，不把这些讨债鬼杀死光光，这日子怕是不会安宁的。气话归气话，闷闷抽了根烟，章坪还是耷拉着脑袋来到墙根下，捡起豁了口的菜刀，重又开始剁起骨头来。不过，这刻的章坪那心境就如同乌云密布着的天，只要稍稍捅一手指头，那眼泪水儿就会瓢泼的流。

到了晚上，一大锅骨头汤总算是熬好了。章坪盛了一大碗，讨好似地端到秋月跟前，说，月，你就趁热喝了吧。秋月瞥了眼油汪汪的骨头汤，微蹙着眉，眼一闭，就跟喝中药似的喝了一口。这下，还没等到章坪嘴角边讨好的笑漾开，就听到秋月哇地吐了一口。秋月放下汤碗，啥话没说，泪就从眼角边流了下来，章坪站在一旁急得直搓手，这时候章坪连让自己下奶的心都有哩。章坪恨恨地插了自己脑门子一拳头，暗自狠毒地骂了自己一句，连老婆孩子都养不活，你还在这世上活个什么劲啊。章坪端着骨头汤走进天井，天黑沉得让他透不过气来。这时候，就听见老父亲的唾骂声。老父亲是恨铁不成钢。赌，赌，赌，总有一天得把这家给败了。父亲的话应验了，这好端端的家是快散了。想起刚结婚的那阵，夫妻俩谁还会在意孩子有没有奶吃。家里的钱即便从乡下请个奶娘来都不成问题。现在却为了几袋奶粉，都得蹙着眉挖空心思想办法。章坪瞥了瞥手里的碗，怒气中生，就将汤碗狠狠摔碎在天井里。他恨自己。也许是天井里的惯碗声又一次刺激了秋月的神经，秋月的哭声就从他们又黑又潮湿的屋里传到了天井里。起先，秋月哭得还算有些理智，嚶嚶戚戚的，像雨丝轻轻拂揉着马路上的梧桐，后来，这声音就像是家里那台半导体渐渐放大了开关，对四下里屏着气找乐子的耳朵就有点儿不太在乎了，到最后，干脆拔到了最高音，由着性子撕心裂肺地哭一场。

章坪倒是想着该进屋里去劝一劝，可步子刚挪开，又收了回

来。章坪知道，这回再劝也没什么用处，相反会是火上浇油，干脆，就由着她，好好哭一场，说不定这心里头反倒安稳一些。想着，他就提着步子来到天井一侧的灶间，索性一屁股坐了下来。从上午到现在，十多个小时过去了，他还没踏实坐下来好好喘上几口气。上午买肉骨头时，那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屠夫认识他，老远就冲着他嚷，你这是怎么了，今天不拉客挣钱了。章坪淡淡地笑了笑，忙掩饰道，这老婆生了孩子老是不出奶哩，孩子饿得哇哇叫，这不来买点肉骨头，听人说，肉骨头熬汤下奶呢。络腮胡子冲他一嚷，手指了指案板上的肉骨头，看好了，你随便拿。章坪说那哪行啊，你挣几口饭钱也不容易啊。络腮胡子朗声一笑，不就是几块骨头嘛，咱俩还客气个啥。

提着骨头往回走，章坪的泪水就在眼眶里打转转了。看来这会儿送他章坪骨头的屠夫，还以为他就是过去那个开着私家货车四周挣钱的章坪哩。自己怎么跟人家说啊，家里十多万的钱赌没了，十天前还想着翻本，最后连他娘的陪着他一块风光了好几年的三吨跃进货车也被人开走了。这还不算，昨天流里流气的张阿三又寻上了门，说是后天再不把那一万块赌债凑齐，再见面时咱们可就不再是朋友了。

钱，钱，钱。这时候的章坪已被它折腾得心力交瘁，秋月还像是走了亲爹亲娘似的在哭，章坪感到脑瓜子都要开瓢了，他索性闭上了眼睛。这一闭，不多会儿，眼皮子就像是被人涂上了胶重重地给粘上了。

起先，章坪还迷迷糊糊觉出天井里传来了杂沓的脚步声，心里头一紧，这时候万万不能债主上门逼债啊。细一看，章坪焉了，领头上门的不正是脖子上挂着原先主人还是自己的那根麦穗黄金项链的张阿三嘛。

张阿三颐指气使，十多个随从一样跟他神气活现的。这时候就见秋月蹙着眉，俨然一副一女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拦在门口，

不让他们进屋。张阿三皮笑肉不笑地走过去，二话没说，冲着秋月就掴了一耳光，这血就从秋月的嘴角边流了下来。秋月双目圆睁，大义凛然。张阿三胆怯地后退了几步，跟着手一挥，给我上。跟着，十几个喽罗就像炮弹出膛似的向秋月冲撞出去。章坪一看，火苗子就从眼眶里蹿了出来，他顺手捡起天井里剁骨头豁了口的菜刀，如下山的猛兽疯了般地向张阿三剁去。张阿三哪还有还手之力？脸上流出的血早已覆盖住了他那张小人得志的脸。众喽罗慌了，抬起张阿三就往天井外撤，章坪杀得性起，豁口菜刀在手里滴血，嘴里还在吼着，人却失了足在天井里给重重摔了一跤。

这一跤，可把章坪给摔醒了。他睁开眼，脸已被气歪了的老父亲呼哧地喘着气立在他的跟前。章坪明白了，自己的这一跤，原来就是气歪了脸的老父亲给送的。气歪了脸的老父亲粗着嗓门，你这个孽种啊，还安生地在这做大头梦，你媳妇秋月自杀啦！章坪一惊，忽拉从地上爬起来，她人现在在哪？父亲喘着气，说在医院里抢救着呢。章坪一把拔开了老父亲，撒脚就往天井外跑，老父亲看到了他留在天井里像是受了伤母狼般的慌张，秋月啊，是我害了你啊，你可要挺住啊！父亲抹了把脸上褶皱里残存着的老泪，默默转过身，拖着他那双老寒腿，向抢救秋月的医院挪去。

二

头顶上的冬日压根就没在意昨夜里章坪家的动静，一觉醒来，依然照着自己季节里的作息开始了新一天的劳作。

昨天折腾了大半宿，秋月又是被灌肠又是被洗胃，医护人员总算是把她从死神手里给拖了回来。章坪失魂落魄地回到家，这心里头说不出是愤还是恨，冬日里的白毛子风阴阴地刮着，还不时地往领口里下摆里乱蹿，章坪能感觉到浑身已冻成了一张鸡

皮。他瞥了眼还敞开着的屋门，屋里因长年透不进多少阳光，章坪能觉出不太宽敞的门就像人张开的嘴巴，在往外哈气，不过，它哈出的不是热络气，而是一股阴森潮湿砭骨之气，隐隐中还有点儿霉味。章坪不想进屋，索性就在天井里用脚勾起了昨天他剁肉骨头时坐过的小凳，再找块避风地，一屁股坐下来，操起衣袖便晒起了太阳。不多会儿，章坪感觉到身上有了些许的暖意，阳光洒在他的身上，让他感到像是有双温热的手在揉搓。一只叫不上名的小鸟啁啾着，从他的眼前一晃而过，目标直抵天井外那棵据说有了百年历史的老槐树。章坪顺着小鸟划下的痕迹望过去，这时候他才发现，原来老槐树上早有另一只鸟在候着。章坪就想，这两只鸟也许就是情侣鸟，这会儿在枝头上跳上跳下，说不定在商量着该如何更多更好地享受婚后的快乐。这样想着，章坪的思绪又飞回到了秋月身上。当初他们快乐得绝不比这对情侣鸟差，不愁吃不愁穿，四个轮子跑着，每天还得关着门在家里哗哗地点钱，那是怎样的日子啊，就连菜市场每天进项一两万的络腮胡子，见了他那神情都很谦卑。可眼下，络腮胡子要是知道现在的章坪已是被人拔光了毛的凤凰，指不定还为昨天的慷慨在心里头懊悔着哩，他娘的，那些肉骨头就权当送人喂狗了吧。自嘲完，不定后头还跟着一长串朗朗的笑声哩。章坪懂得，这年头人活的就是个心境，可这心境必须得有经济基础作支撑。人家络腮胡子没牵没挂地人前人后聚少成塔般地进行着他的原始积累，那神情谦卑中透着自信，忙碌中亮着朗爽。而自己呢，刚刚淘来了一桶金，转眼就倾了出去。

章坪失神地盯着情侣鸟嬉戏的老槐，心想着，自己多像眼前这棵比自己年纪要大得多的老槐啊，皱着皱裂着的一身黑皮，没有半点的绿意，闷闷的，暮暮的，再看它向空里伸出的枝桠，犹如快失了元气的老太们那一双双没有血色的手胡乱舞着。章坪就这样呆望着，阳光拖着尾巴游进了鼻孔，痒痒的，他禁不住重重地

打了个喷嚏。章坪再无了晒太阳的兴致，索性站起身来，带上院门，上街溜达去了。孩子被秋月妈抱走了，自己正好无事一身轻。至于张阿三会不会今天摸上门来，随他娘的便，反正钱是没有，家里值钱的，看上什么就拿什么吧，大不了把屋里那台最值钱的八成新的半导体提了走，再连着带上几个人揍自己一顿。

心里头把什么都卸了反倒轻松了起来，章坪就这样没有目的地逛着，这时候他忽然间想到了昨夜里那个血淋淋的梦，想着，连他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有点儿滑天下之大稽。他嘴角边漾着笑，反问自己，咋做这样的梦，这可能吗？我章坪泰山压顶也不至于为他张阿三陪葬啊。

张阿三是个什么东西，他章坪心里清楚，说他是个头长疮脚流脓的货色，或者把滨海滩上所有诅咒人的话全用在他身上都不为过，都不让他章坪解气。章坪没脑子似地向外倾倒挣来的第一桶金，这邪道就是他张阿三给引上的。待章坪一切明白过来，早已是家徒四壁，就连孩子喝奶粉的票子都没了着落。秋月为此哭闹过，跟他扭打过，还有一段留在娘家最长达三十一天的记录。每次哭过闹过，似乎最后的胜利者都是秋月，可安生的日子没几天，章坪这手就像患上了反复发作的皮肤病，痒得有些儿钻心。

章坪与张阿三是一年前认识的。那时的章坪在邻里的眼中可真是能人章坪，脖子上吊着像是拴狗链一样粗的麦穗黄金项链，十个指头伸出来，一溜戴着镶着福禄寿禧财大字的金戒指。他就像是机关里工作的官爷们，成天胳膊肘里夹着只黑色公文包在人前人后晃当。人家本来就有钱嘛，家里的戒指多得都恨不得长出十四五根指头来，人家不牛谁牛。最初说这话的就是那个长着满脸络腮胡子的屠夫。

张阿三真名不叫张阿三，他的大名叫张达隆。父母生下他倒是巴望着他长大后能达隆，可他隆没攀上，年纪轻轻就进了三回

局子，后来认识他的人就戏谑道，以后你也别再叫达隆了，干脆就叫阿三得了。这一来二去的，张阿三就渐渐替代了张达隆。章坪富得流油的那会儿，张阿三充其量就是街头的瘪三。别看他长得姑娘见了第一眼绝不想再看第二眼，兜里揣着的也足够买碗阳春面的硬币，可他在大牢里却学得一手察颜观色的绝活，话到了他的嘴里怎么听怎么让人舒服，总之一句话，张阿三他这颗脑袋猴精。

那天章坪接了批送浙江湖州的货。整个过程应当说是干干净净，利利落落的。车子开回到枫桥，就见马路两边饭庄三三两两闪起了霓虹。总之，章坪这天的兴致很高，货到钱收，这还能让人不高兴么。章坪对随车的司机说，你看那些个闪着的霓虹还真像是扭动着身子的女人哩。司机听自家老板这么一说，兴致也跟着来了，就说，老板，这会我倒不想吃她们的奶，倒是很想尝尝她们的饭菜哩。听司机这么一说，章坪马上也生发出是该填填肚皮的念头。于是，就说，那咱们就停车会会这些卖弄风骚的娘们。司机嬉笑着，找了家门店，把车停了下来。

酒足饭饱。到这会，如果说章坪今天兴致一般，或者说在娘们那没喝上三四两高粱，这趟的行程也就可以画个句号了。可就在这句号即将画成的当口，兴致颇高的章坪对司机说，今天开了一天的车你也累了，打个盹，接下来的车我来开。司机疑惑道，你行吗，喝了这么多酒？章坪大大咧咧一笑，咋就不行哩，武松酒醉还独闯景阳岗哩。话未完，就发动开车子。起先章坪车开得倒也未见什么不对的地方，可等车进了龙华路，问题来了。对面的绿灯刚刚一跳，章坪就挂档起步，车子还没跑利索，就听到车右侧咣的一声响，章坪知道不妙，赶紧让车停下来，这时候就听见从车后的马路上传来了杀猪似的嚎叫声。章坪跳下车，这时候的酒也彻底地给吓醒了。马路上，就见一个年纪跟自己相仿的男子趴着干嚎着，他身边倒着的自行车，前轮被压得搅上了麻花，后轮还在一

个劲地空转着。

章坪唤上司机，忙将受伤男人往车上抬，接着，车子又加足了油门，撒开腿就往龙华医院跑。等车到了医院，让章坪目瞪口呆的是，受伤男人的脸上就像是消了乌云，他跳下车，扑了扑自己的右大腿，咧嘴一笑，诺，好了，不疼了。见受伤男人无大碍，章坪悬着的心也总算放了下来。不过章坪想着，既然已经到了医院的门口，不如就索性检查一下，人家年纪跟自己差不多，日子还长着呢，可不要留下什么后遗症。章坪说得很诚心，受伤男人的脾气倔得很，他执拗地说，猪皮狗骨，不会有大的。拗不过受伤男人，章坪想着就从口袋里摸出一千块钱塞到受伤男人手里，说这个你先拿着，日后有啥事就找我。受伤男人推让了一阵，最后像是非常不安地收起了钱。

三日后的一个黄昏，章坪正捧着饭碗吃着饭，就听见天井外有人敲门。章坪思忖着，谁呢？放下碗，欠起身，开门迎客，是受伤男人。章坪忙将受伤男人让进屋，客气地请他坐下吃饭。受伤男人显然不想搅了章坪一家人独享的那份宁静与温馨。他嗫嚅着，张老板，其实我今天来也没什么大事，两句话说完我就走。章坪大手一挥，刚来屁股还没落凳就要走，不行，今晚上咱哥俩就喝两盅。受伤男人像是没听清章坪的话，他从裤兜里掏出九百五十元钱递向章坪，说张老板啊，大前天你塞给我一千块，后来我去医院检查花了五十块，这不多下的我就给你送回来了。听受伤男人这么一说，章坪心里头一热，忙问道，你是怎么找到我这来的？受伤男人有些不太好意思地说，那天在龙华医院里你不是都对我讲了嘛。章坪一想，忙拍了拍脑袋，说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受伤男人递上钱转身向门外走了。旁边一直作静观状的秋月开口说话了，她说，章坪啊，我总觉得这人怪怪的，你说这年头谁还会对钱不上心呢？章坪一听，觉得秋月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也就漫不经心地回了句，这年代好人还是不少的嘛。听章坪这么说，秋月

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就说,你不是常吵吵着生意忙人手不够,干脆把他收进来不正好可以为你腾出双手来嘛。章坪一听,击了下掌,是啊,光顾高兴了,咋就没想到这层呢?说完,他拔腿就向门外追去。

受伤男人就这样成了章坪的雇工,这风里来雨里往的,渐渐地章坪也把他当成了自家兄弟,不过对受伤男人的名字,章坪还是喊成了张阿三,这主要还是受伤男人坚持的,他说,你每天这么个叫法,正好对我也是个提醒,勿忘耻辱嘛。章坪想想,就由着他吧,名字嘛,不也就是符号嘛。这期间张阿三也为章坪张罗来了几笔生意,这样张阿三在章坪的眼睛里那就更是兄弟了。章坪越是这样对他,张阿三的心里头越是像灌满了蜜。其实,章坪对他张阿三的了解充其量也就是个表皮子,他张阿三坏了的内瓢子即便章坪借来了孙猴子的火眼金睛也不定能看明白。张阿三鬼着呢,为了这次的苦肉计,他可谓是动足了脑筋。他明白,像他这种三进宫的人,欲进个风风光光的单位是绝对没门的,即是求爷爷告奶奶,最后到手的也就是一份与街道上那些老头老太们头碰头的街道加工厂,国营单位的大门才不欢迎他这号人进去哩。于是乎,想来想去,便想到了傍个老板的念头。正好,这时候一块在山上呆过两年的黄毛寻上门来,说你帮我联系联系有钱的主。张阿三就不明白了,说你要我帮你联系有钱的主做啥?黄毛不屑地瞪了他一眼,还三进宫的人呢。告诉你吧,我与哥几个现在开了个赌场,你帮我弄几个有钱的主来,少不了你的红利。黄毛一席话倒像是干裂天气里一场倾城倒下的雨,他眼珠子骨碌碌转了几圈,说这没问题,你就看我阿三的身手吧。

章坪还在念着阿三的好,这脚就不知不觉地被张阿三引向黄毛他们的地下赌场,渐渐地这双脚几天不往那里挪,整个身子骨里就像是钻进无数只吮吸他骨髓的小虫子,他章坪把持不住自己了,直到输掉了引他驶向小康路上的跃进牌货车的那天,张阿三

在章坪的眼里还是个少有的好人。

这时候一辆货车从章坪的眼前呼地驶过，车身天蓝色的，跟自己过去的跃进车颜色一样。章坪苦笑笑了笑，这时候他总算有点儿开了窍，其实啊，想致富难，想守住自己的那点家底子更难，不是常有人说攻城容易守城难嘛，这大概天底下一个理。罢了，不去想它了，再想这脑瓢子都痛了。章坪从兜里摸了根飞马烟，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大口。

这么逛着，这脚不觉中就踏上了马路两侧都种着香樟的东进路。阳光倒是没冷落章坪这么个落魄人，罩在有些炫目的光里，章坪觉出鼻翼四周散发出淡淡的烧饼香，身上不觉中也冒出密密的细汗来。章坪抬头望天，天上流淌着丝丝的白云，把这深蓝的天映衬得更加妩媚。章坪无意识地愣怔了好一会儿，就见一幢洋楼的高窗上正飘落下泛着银光的纸片，这纸片在章坪片刻的记忆里，亮得炫目，亮得刺眼，它多像是天上落下的馅饼，不，它更像是天上落下的银元。这么想着，章坪的脚下意识地往纸片落地的方向迈去。

东进路上少有人走，这刻的章坪不觉倒有点儿孤独起来。他的步子百无聊赖地迈着，这时候，洋楼外墙橱窗里那幅漫画倒勾起了章坪的兴趣。他盯着那幅漫画足足看了五分钟，这才算看出点儿头绪来。漫画是这样的，一个瘦骨嶙峋的男子，当然面部也是委琐的，左手握剑，右手持枪，直指他面前的汉子，他面前的汉子那身子就像是吹足了气的气球，无论如何他俩都不在一个重量级上。可恰恰就是萎顿男子手里有枪有剑，长得像气球似的汉子马上就从强势转入了弱势。章坪猜想，气球样的汉子肯定明白，他就是一拳能把瘦骨嶙峋的男子砸碎了，可他的力量无论如何是敌不过子弹头的，所以还是好人不吃眼前亏，乖乖地举起手投降算了，好歹还能落个好身子。看着看着，章坪沮丧着的脸上总算挤出了点笑来，他似乎终于弄明白了，其实强势与弱势之间本来